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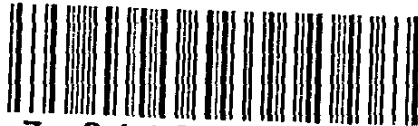
唐荊川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835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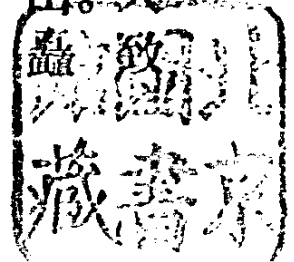
21



3 0610 4763 9

唐荆川集選序

有明文家。既有王李爲之倡。而汪伯玉祝枝山尤痛詆韓蘇。大以漢氏爲歸。則窮高騫遠。而不得其真際者也。震川崛起崑山。然萬仞。若泰華之特立。於時荆川遵巖。亦師承歐王。標文章之正軌。卒之前後七子。光燄立燿。元美晚年亦大悟。以震川爲歸。蓋文字固有正宗。不能力求新異。加以謗傷也。荆川生平以道自任。語不脫理學。卽文字亦千迴百轉。務期表明道真。驟讀之。似有心爲有關係文字。不知性之所近。學之所本。不期然而至於詞費。故昌黎必迎而拒之。迎之者何。卽汨汨而來之謂也。拒之者何。必純而後肆之謂也。荆川多愛而不忍。有必出之。有時微涉於蕪蔓。然其獨至之處。如大觀樓記。則浩瀚本之天然。竹溪記則曲折含蓄。



幾侔六一。獨所謂鴈訓者。亦未能免俗。狃明人之餘習耳。質言之。有所長者卽有所短。不礙其爲名家。若無短無長。亦置之以覆醬瓿耳。尙何名家之云。癸亥長至閩縣林紓紱

唐荆川集選目錄

明道語略序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巽峯林侯口義序

筆疇序

王君注握奇經序

江陰縣新志序

鄭君元化正典序

右編序

左編附序

文編序

雜編序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東川子詩集序

前後入蜀稿序

山堂萃稿序

聲承集序

鈴山堂詩集序

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重修宜興縣學記

重修涇縣儒學記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大觀草堂記

西峪草堂記

任光祿竹溪記

永嘉袁君芳洲記

鄭氏三子字說

僧承基字說

贈蔡年兄道卿序

贈宜興尹林君序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送陸訓導序

贈何沈南公歸蜀廣序

書水西集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禮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莆田林氏先墓表

彭翠巖處士墓表

李宜人傳

鴈訓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書瘞枯骨志碑陰

書錢遇齋高尙卷

祭萬古齋文

唐荆川集選

明道語略序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卽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卽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卽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如此則爲敬。以直內。不如此則爲以敬直內。如此則爲集義。不如此則爲義襲。如此則爲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爲行仁義。故曰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彼其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卽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著之者矣。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挫。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爲敬以直內者耶。其爲以敬直內者耶。其爲非力以存之者耶。其爲力以存之者耶。其爲活潑潑地者耶。其爲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採其要畧而刻之於邑中。以其出於明道者爲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略。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岐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辨敬以直內與以敬直內數語析理至精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觸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有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

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衍。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隨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

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尙得而見之。

辨一心字能析理於毫芒之間。若能再節其詞。不必過於求詳。當成一篇精懇文字。

巽峯林侯口義序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卽器而道之爲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然。未若卽古而今之爲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卽經而心之爲至也。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詠歌。禮之數度。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爲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詠歌。關雎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關雎猗那之間。相與倡和平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旣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

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脈之肅然以斂也。則是學禮之時固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爲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卽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者。之不爲吾心耶。故卽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末非本。而又何所逐耶。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也。然已權輿於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女爲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雖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卽性與天道也。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爲之說曰。盍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爲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求之窈窈冥冥。而後可以爲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口義者。侯之與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不以驕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而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爲滯也。其殆有見於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

二之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於羣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斂否耶。是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卽此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窈窈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顓顓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敝也。且夫滯經之敝。淺而著。離經之敝。深而微。滯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疏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刻旣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文於說經說理必張皇乎幽渺之中。往往言人之不能言。固是鉤心鬥角之作。然使出之以韓歐轉簡淨而明白。旣不詞費亦不必千迴百轉。至此此固是荆川專家本領不善學者便糾纏矣。

筆囑序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鬪。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

而疾其鬪耳。而滑稽之士爲之微言冷擊。嘲諧談諠於其旁。則釋然一噱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媼爲之張皇神鬼。指徵禍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苟可以解急鬪。則嘲諧談諠。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冥兇。則神鬼禍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禍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鬪而懼兇。則君子所以爲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爲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禍祥。且不廢也。況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於繩墨者乎。筆疇之爲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醇。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慎。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賓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窒忿慾之緒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往上柔弱。黜剛強。至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卻曲。以晦世而免禍。爲是書者。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以觀其深。剴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閭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悚於禍。而冀於全。去其狷忿鬪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刻。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三。既得其全書。於是併刻之以廣於世。以成父之志云。

譬喻處甚有理解

王君注握奇經序

余少頗好弈。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爲之。寤寐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算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不至而已。藝旣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爲之營救布置。余於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精神。寓之於譜。弈者索諸已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此。自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爲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爲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顧其文簡奧。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說。爲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於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營算占候亦綴焉。以爲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其有似於吾所謂弈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爲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奇爲八陣。鈎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

自奇其說以爲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爲易事。蓋余之於弈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尙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鼙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結處大有餘味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租餼。錢貫絲縷。鼓合磬罍。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書。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墟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齒籥。淮蠙江龜。海錯

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雜而略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其敍山川也。既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異何於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爲粧綴。而租餼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誚。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爲屬邑。而枕江之衝。爲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政。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諸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蓋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

浮文羨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錙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蹟。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爲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乘與之法。與夫扞荻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爲江陰者。因趙君之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詳盡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爲人文。大率峭拔清慧。能以文章勳伐耀於當世。至於方外之士。亦往往能倣儼瓌怪。以露其奇。蓋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君少喜談兵。讀韜鈴諸書。尤工於風角鳥

占。嘗北抵宣大。東歷遼薊。掀髯謁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虜鏑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奇中。以是
擢貴璫老將。而出其橐中之金。短衣飛鞚。目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時蓋一機智勇辨之士。及長揖
邊帥。故裘南歸。乃究意黃老內養之學。翱翔吳會。與姬姬騷人墨士相徵逐。寄身藥肆中。訥然守柔。
下簾晝臥。人不識其有雄氣者。蓋鄭君始終若此。亦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峯碧崖諸異人之傳。嘗
著內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概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蓋暗藏火候。以爲
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聞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已。鄭君乃以爲實有是數。
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異人
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蓋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歸
以語我。

收處有力量

右編序

古今宇宙。一大棋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棋局中所載也。古聖
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

以界棋局也。至於弈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略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情僞、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爲之慮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弈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前左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奇而正

左編附序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

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談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不可窮詰。其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措詞精

文編序

歐陽子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梳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歷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馭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

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醇

雜編序

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所貴者三。而歸籩豆於司存。以反本也。論者猶以爲頗析道器而二之。莊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尿溺。其說靡矣。儒者顧有取焉。以爲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治而盡於六官。蔑以加之矣。然而諸子百家之異說。農圃工賈鑿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脈碎細。皆儒者之所宜究其說。而析衷之。未可以爲賾而惡之也。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質。則繫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雜編者。廣諸志而爲之者也。以爲語理而不盡於六經。語治而不盡於六官也。故名之曰雜編。

質

東川子詩集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

入於猛。柔婉而不隣於悲。斯其爲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強爲柔婉。如優伶之相閔。老少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愜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怆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隣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爲載歌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爲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疎健。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爲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爲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爲能爲秦聲也。乃爲之題其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固然二字得風人采風之要領

前後入蜀稿序

無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爲挂猿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遺。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日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爲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峨巫青城之竊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崖斷棧。水則阻以驚江急峽。闢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爲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竊麗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繼綬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爲情志之所快。而限於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

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爲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爲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爲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爲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謠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敍險也。既可以使人歎歔慘慄而如墮。其敍勝也。又可以使入颯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爲二卷。其子于德。請序於余。余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於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於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氣聚而聲渾。勢如三峡之水。溯然直下。中間阨定。不能自遂。不能自遣。兩語爲末幅作收束。

見得入蜀之詩之有界於人說得頗有關鍵

山堂萃稿序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爲言隱也。彼其事汙君。而爲之士師。至於三黜而不肯去。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緇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以與於若人之徒歟。嗟乎。士之嗜欲毆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始進者躁於求。而宦成者固其位。能自脫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自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見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精研乎義利。益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祿。而其貌冲然。常若山林之癯。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聚。乞其身有恙。夫之所不能決。而必之以強健之年。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肉食之後。自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然歸公。然則公之進而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隱也。其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同鄉曲。自蚤歲卽知慕公。公爲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其旅候於隆隆之門。而習見乎炎炎之態。則悶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冷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

歸。又獲從公游。每訪公之廬。但見山窈水迴。老屋數椽。堦前鳥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知游於首陽之曲。柳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而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蓋自其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鏤以爲工者也。而其清遠閒散。耿介獨立之氣。黜乎其淵。藏乎其金。鳴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探薇之歌。三黜之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卽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爲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鳥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出。而豈靳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位大臣。又當天子嚮意之時。苟少需焉。施功於社稷。被澤乎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卽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爲人。則夫廉頑而起懦。亦將於是乎在。余旣校而正之。以還於公。因爲之題其首。

心與迹判及心與迹并二語爲一篇要領至其所引據之逸民微似牽合蓋文之陳義過高不能不涉於廓

聲承集序

漸齋子錄其平生交游往復之書。及諸贈言。名之曰聲承集。凡若干卷。漸齋子始居給舍。侃侃厲名節。故其時所與游。多慷慨奇節之士。已而謝事家居。蟬脫聲利。晚乃刊落華葉。潛究精微。故其時所與游。多山澤肥遯之流。與講學論道之朋。且夫人之於世。固未有獨立而無與者。縉紳相與。以同心而共濟。雖山澤與世不相涉。亦必有與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立一意之輩。所以不可行於朝。而狷狹枯槁。逃虛避人之行。要亦不可行於野也。漸齋子以其真率苦淡之節。而使海內高士。爭慕與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謙虛不自滿之量。而使與之游者。爭獻其所長者如注。而一無所拒。故其在朝。則相與秉公斥奸。以共憂天下之憂。在野。則相與養志理性。以共其樂於山林泉石之間。蓋漸齋子之所取於友者。既已無不盡矣。然猶以爲聚散存沒。其數之不可常。人情久則易以忘。是以雖其平生所與交一臂之人。異日或至於舉其姓名且不能記。其姓名且不能記。則其所以交相儆戒。策勵之意。亦或至於怠且廢。幸其書詞翰墨。尙可尋繹。而因以志其人之姓名。與其所以相儆戒之意。則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在燕閒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羣居儆戒相成之益。此聲承集之所爲錄也。蓋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姓名備矣。然但以侈朋游結納豪傑爲美談。至於切磋儆戒相成之誼未著也。衛武公所與友。自卿至於師長。士至於旅賁。資其儆戒以進於

睿聖。故抑淇澳之詩。傳之至今。然其儆戒之言可聞。而卿師長士旅賁固亦當時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沒不可見。使尙友者有遺憾焉。至子輿論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人者尙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人者不可記。今漸齋子修名砥節。不啻如柳某。其尙賢取友如獻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衛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之風。而讀其所爲書。讀其所爲書。而得其所與游者。其將曰某也慷慨奇節人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學論道人也。是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友者。而又以爲後人尙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子輿三人之感矣。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於集中。其亦不謂幸矣夫。

文雖近鋪敘其中間得一二精言

鈴山堂詩集序

毛鄭說詩有詩譜。以譜詩人之世也。作詩者。豈亦自譜其世矣乎。至如羔羊之委蛇自公。兔置之好逌公侯。碩人之隱於公庭。考槃之遁於澗谷。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而說詩者爲之譜其世。則因其人之進退隱顯。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蕃。閉塞而隱。亦因可見。故曰。誦其詩。知其人。是以論其世也。少師介谿嚴公。少稱神童。弱冠舉進士入翰林。在正德間。同時諸俊莫不優游玉廡。而

公獨引身鈴山之隅。堅苦績學。以遽其所蓄。如是者十有餘年。故其爲詩多道岩壑幽居之趣。而公之跡則疑於隱。至嘉靖初。公起南院。歷遷南吏書。是時公負相望久矣。往時諸僚及後輩。多已聯翩秉鈞軸。而公猶迴翔散地。如是者又十五六年。故其爲詩多紀留都冠蓋之盛。公雖已位上卿。而志未大得也。則又疑於隱顯之間。聖明御極垂二十年。願前所用內閣諸臣。罕能稱上心者。而獨注意於公。遂自南宮入內閣。未幾遂首內閣。上下之交深。故其積之也久。經綸之業厚。故其發之也遲。自是禮樂典章。屬公協贊。煥然以備。北虜南倭。時有兵革。舉賢援能。密授廟算。罔不奏功。往往自爲詩以紀其盛。至於一時人才。公所獎拔而布列者。亦彬彬畢見於公之詩。公詩有翰苑稿。使粵稿。留院稿。使郢稿。留省稿。南銓稿。南宮稿。直廬稿。公於詩文各極其工。而尤喜爲詩。公所寓必有詩。若以自紀其進退隱顯之跡。而讀詩者則以論世也。杜少陵一老拾遺。偃蹇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爲詩多紀時事。故謂詩史。而唐人又爲少陵詩譜。以論其世。况公詩所紀當世之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爲之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公之詩謂爲時政記。亦可也。毛鄭詩譜。以譜衆人。則詳於其世。而人繁之。少陵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繁之。必有譜公之詩者。則公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公旣以全詩授胡梅林總督。使刻之。而屬某爲之序。某竊以文詞受知於公。公頗

謂可與言詩者。嘗侍公於苑直。公示之近稿曰。吾少於詩。務鍛鍊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爲之耳。某對曰。公南都以前之詩。猶煩繩削也。至此則不煩繩削而合矣。公頷之。已而曰。吾不與後輩談詩。恐以詩人目我。而敝精於無益語也。夫公之詩。雄深古雅。渾密天成。有商周郊廟之遺。知音者自當得之。然公既不欲以此自著。而某又敢以此仰贊於公哉。特舉公之詩。係於譜世故之大者。使論世者有考焉。遂書以爲鈴山詩集序。公之諸稿。隱顯備矣。總而題之曰鈴山集。蓋處貴顯而不忘隱約者。公之志。而讀詩者則以爲公之詩。鈴山深蓄之力也夫。

論分宜之文。有時魄力過於震川。余在正忠講席時。學子有問及鈴山之文者。余戲答曰。越日將選嚴文一篇爲若講其義法可乎。時有奮起於座者曰。先生不可以此自累。余大笑。嗚呼。分宜之文。頗窺道源。乃其爲人。至苟賤貪汙。不可紀極。雖由其賊子世蕃助成之。然鈴山十餘年清況。又安在耶。荆川之文。在明七子紛呶之時。能自樹立。不爲所紊。見分宜之文。卓立不墜。時趨故傾心向之。究竟分宜之行事。自分宜而荆川之行事。自荆川不與趙蓉江諸人同趣。下流涇渭。固不能相溷也。此文甚佳。姑留之。

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溼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餽飭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倥傯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溼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

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峯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若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近思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明儒多知樂楊椒山先生其一也。先生論樂讀之。雖不能解。然甚有條理。至轉入論文一節。似攻擊王李諸人所云漢文法密而不可窺。眞爲巨眼。須知三都賦及典引其文宏麗。然其轉捩之機軸。皆隱而不易摸索。明人學漢文。亦正坐決裂。餒飢耳罵得痛快。是又焉知漢氏之文耶。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

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象勺、干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歆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歆擊詠歌。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爲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韞譯象寄之語言。至於射御操縵雜服之技。凡可以爲國家天下之用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澀之習。蓋其磨揉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剗於蠶編之誦記。而思慮蔽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爲世。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而况聲利之欲。薰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

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爲備。旣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汨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己。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爲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爲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輟。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采擷禮樂之精意而能挾其道之所以然發其弊之所當然真打破後壁之談

重修涇縣儒學記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箠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謂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聞聞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琅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暨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

乎章句咕嚕。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贅文詞之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涇於寧國爲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於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於是戟門壁池。笱簾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中。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深病於咕嚕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嘯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涇之學始。

又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勗其成云。
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斬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於某月。

通篇以公私二字分庠序之教。從古未有人說過。觀文之沿流溯源。自春秋以降。已無庠序之教。士之成就者。皆出於私學。以孔子爲定案。是精切不磨之論。此等文。舍歐王外。不能作。荆川可謂學有根柢。非浮剽者之所及。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爲其鄉人也。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爲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南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等復釀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樓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爲將軍。封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饒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等因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丘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

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而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懼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爲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爲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玄德。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勳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勳庸在當時者。身沒而響微。風采在後世者。旣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微。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爲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爲山西憤忮而好氣。而慷慨毅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臯、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耿然如寒冰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臯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憤忮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

於侯者。非徒爲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俟之。

風采在後世愈悲而思之是不刊之論。岳武穆果無金牌之召。遂能直抵黃龍耶。惟其見阨於賊檜而武穆乃獨有千古質言之檜之成武穆不淺哉。侯非呂蒙亦何得有此千古

大觀草堂記

尙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草堂者。曰。願子爲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爲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無詘於隕穫。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之節。而坦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心者。既深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肖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能卽而登焉。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而又惡能爲公記之。雖然。余未能登公之草堂。以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

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闕。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眈眈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凝於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鬪解而機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爲之憮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騁乎垓溁憑虛之域。亦窅然若無覩也。而況於草堂乎。夫大觀者。通宇宙而爲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爲公之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也。

所云觀之大者在能挾其所蔽耳。所言有蔽乎其中。物匿乎其外。寫大觀處。確有慧眼道心也。

西峪草堂記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偏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瀲灩。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卽峪口作草

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煙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已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爲人嚮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家建萬里勳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瀾洶湧之川。巒岼崔巍之峯。決瀉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瓌瑋超廣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翳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尙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會之頸。假令據鞍躍焉。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欸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觝擊。碎碎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殺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暗鳴之雄。此皆險怪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螭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入手學柳文能變其面目尤見新特其下以英雄與隱逸兩兩相較字裏行間咸露磊落英

多之氣似脫胎於送李愿歸盤谷序

任光祿竹溪記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翫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

如花。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能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筆底寫竹心中則爲懷才不遇者惜。稱光祿之愛竹爲特賞。正爲士逢知己者慶。筆力之變幻。叫應真不可方物。

永嘉袁君芳洲記

介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鴈宕之怪巧瓊麗甲天下。其間嘉卉美木。蓊然雜植。雖博物者亦半不識其名品。故自古好游之士。輒以永嘉山水物產爲第一。宗喬以爲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獨好橘。於是種橘數十本於洲上。游而樂焉。因以爲號曰橘洲主人。又曰芳洲主人。視其意蓋極世間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一切嘉卉美木。自以莫如吾橘也。而問請記於余。余始亦訝其迂且僻而笑之。既而

歎曰。宗喬可謂自足其樂而不羨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適。則不必其地之所勝。意有所鍾。則不必其土之所珍。嘗試觀於草木之生。雖其奇花異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絕遠生在海外。苟以人力移之。而樹藝壅灌之如其法。則東西南北惟所徙焉。既久而炎冷燥溼之性。亦隨變矣。而橘也。確然獨異乎。是蓋昔騷人爲之頌曰。受命不徙。生此南國。是草木中之專一耿介者也。夫騷人彙萃天下之香草美木。以况其幽馨窈窕之思。然皆未有特爲之頌者。其於橘也。特爲之頌。豈偶然感觸而假物以發興也哉。取其臭味之深有合焉耳。宗喬少業儒。而以醫自進。其志行耿介。又雅慕王喬羨門子之道。翩然有迫隘斯世。輕舉遠游之思。窺其貌。蓋未嘗以肉食之故而變其山澤之臞也。其自寄於橘也。殆亦有騷人之意乎。余愧無橘之德。亦頗以迂戇不通於俗。余家故隣太湖。太湖橘藪也。余將買山種橘於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頌。欲以招宗喬。宗喬其許我乎否也。

把橘之身分抬高而宗喬之愛橘流品自別。蓋橘之特立不能隨俗而化也。末段以己身參入其間。脩然不作凡響。

鄭氏三子字說

崑山鄭士魯。名其三子應龍。應麟。應鸞。而問字於余。天文左爲蒼龍。禮家以天地溫和之氣在左。故

坐主於左。又曰。君子尙左。龍淵潛而天騰。陰則蟄。而陽則升。是純於溫和之氣者也。故位於左。爲之字。龍曰左卿。麟有趾而以不踐草與蟲之生者爲仁。其在人也。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爲不仁。觀於此義。而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爲之字。麟曰趾卿。鸞鳥之聲和。故樂家象之以協於律呂。君子載之在輿而聽焉。以消其非僻躁戾之心。是和氣之應也。爲之字。鸞曰聲卿。夫君子之學。以求仁也。仁渾然者也。左者仁之嚮也。趾者仁之履也。聲者仁之感也。所謂各指其所之也。士魯管學魏莊渠先生。而以是名其三子。蓋望之以求仁之學也。

切實

僧承基字說

虎丘聽泉老僧。以其徒承基。請字於予。予爲之字之曰有住。佛氏言無所住而生其心。而予以有住字承基者。無乃與經旨相悖乎。蓋不空者真空也。無住者真住也。是法非相。則謂之無住可也。是法卽相。則謂之有住亦可也。儒者之說。旣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矣。是無住也。而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有住也。知止而后有定。基也。其務先明所住哉。

援墨入儒自是儒者吐屬

贈蔡年兄道卿序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已而同事於吏部。後數年。道卿爲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爲廣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在焉。於是又見之於金陵。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溫。如良金之蘊於礦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所不通。問或作爲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虛。與之語。非六經之蘊不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旣已屢變不可涯涘。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問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毋乃多岐誤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衆藝。莫不皆有可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湧洩。非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恥於一藝之不及。又安能奪其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其不博。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

及其力剗於無所不搜。氣竭於無所不恢。於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搏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溺乎其心。喪乎其質。於是始欲反之於道。則力已剗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銳之士。不患乎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剗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於是道卿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某輩。來求余文以贈。余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進也。故聊爲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通篇用一見爲幹。每見必有異許。道卿之足與進道也。其說理處亦卓有所見。

贈宜興尹林君序

宜興環山爲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羆異獸。柿栗茶薺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爲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袤之人。而自老於岩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慤。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入。爲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

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爲吏也。蓋凡宦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爲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捭闔。旣無以異於大都諠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爲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氓。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羣。持木梃格捕者。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爲吏者亦苦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官。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爲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爲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爲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蠶蠶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僞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爲政潔己而恕人。未嘗取辦於敲扑鈎擿。以爲能。然而其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尙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鎔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爲之改觀易聽。而况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

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文之大意。不過謂民俗因循。吏爲轉移耳。入手卻說得蕭閒不俗。轉入林侯雅有勁果之力。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君子近於靜。而遠於囂。近於簡。而遠於煩。非以便乎靜與簡之爲逸。而憚乎囂與煩之爲勞也。靜則可以致一。而極其精爽之思。簡則可蓄其有餘不盡之力。以待其有爲。是以神凝而幾決。氣完而務濟。易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后動。莊生亦云。室無虛空。而婦姑勃礫。今之言治者。何其輟輟而好多事也。麗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此數十人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爲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役於數十人。拜跪唯諾之所承應。米鹽瑣屑之所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治文書。雞鳴而寢。睫未及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蚤夜飭廚傳。戒廩餼。走而候於水陸之衝。賓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儉於北。以爲得罪。幸其無呵望。懼然而出境。則驟馬而歸。未及脫鞅。而疆候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縟禮之疲其形。惕譏畏譴之闢其心。雖有強幹之資。剗割之才。且耗然而耗矣。何暇清筦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而爲俗吏之所必爲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思。鼂

矧然爲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爲者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宜興地僻以遐。賓客之所不通。監臨之吏。或數歲而一至。故其令常逸而尊。又其人山採而澤漁。其食衣易給。而徭稅易完也。非有确瘠嵒窳。剪爪及膚之艱。其俗椎朴而尙親。重於去田畝。而怯於犯法。非有椎埋告訐之奸。非有武斷匪眦殺人之豪。非有探丸鳴桴之警。故其錢穀訟獄盜賊諸課。常省於他邑。然則地之靜。以簡而爲君子之所便。近者宜無過於此。而邑令馮君。又所謂有強幹之資。剗割之才者也。雖使之驚於最囂且煩。如前之云者。猶或未有不濟。而况其靜與簡者乎。夫因其強幹之資。而試之於簡。則其力益厚。用其剗割之才。而養之於靜。則其思益精。馮君行哉。予將踴躍以觀宜興之政矣。

入手用靜簡二字立幹其下。以不靜不簡之煩缺極力翻騰。爲靜簡二字作反面映射。大有波瀾結處。仍歸入靜簡。復將馮君以剗煩理劇之才。爲之比較。字外生稜矣。

送陸訓導序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爲最甚。何哉。六籍皆以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雅頌。乖刺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於齊。三月不知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萇弘。乃始默

然自信曰。吾六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歌闕睡。而曰。儼如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刪詩定其中聲。得三百篇。皆被之箎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言詩矣。然則詩之爲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尙能譜鹿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爲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然絕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不列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鄉飲酒。學官命弟子時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嚙嚙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於槁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少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禎先生。嘗病不得其聲。而亦未暇請於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爲海鹽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貢爲是官。是官蓋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爲教者。以其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爲教之官。竊以爲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者。則不可。此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爲說。然余少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於海鹽之間。余亦不能辨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辨之耶。豈所

謂詩之遺耶。抑亦浮豔要眇。繁音促節。悲而助欲者耶。南風柔而靡。近寶而民佚以宕。海鹽故濱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耶。里謠巷謳。采詩者所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聲詩之義不傳。而艷詞麗曲譁於民間。此最教化者之所禁也。噫。文祥其尙能以雅而易淫也哉。

以復古之責責一訓導。雖極詞費。均屬過望之言。然其論詩之義。固自確切。

贈何沈南公歸蜀廣序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鞀鞀。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爲然。而瀕江處處多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柏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關百餘年之塞。而牂牁兩江。燧燧帖息。蓋柏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驚帥數蹶事。人人以爲非二老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

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蹇。縮而不能展。謀焉而率不見奇。展焉而率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勁於西番南徭。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旣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爲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卽毫毛之功未可必立。况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自爲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癢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寫兩將軍之不得志於東南。形容太覺吐露。若使昌黎爲之。則吞咽必使人大有餘思。而不如是之說盡也。

書水西集

華師魯刻其父水西君所爲詩文凡八卷。龔余與君同在兵曹。而君爲職方郎。是時西北邊數被虜。

職方頗號多事。君據案草奏。或一日四五上。莫不切中機宜。每赤囊纔入。尙書立召問君。君口對甚辨。無留滯者。於是遂以才稱。頃之君坐言者所中。免官家居。而余時亦罷歸。每嘗候君。則見君悄然獨閉一室。盡取古儒先所疏註箋纂六經文字。凡百餘家。精髓糟粕咸在。所謂累世不能殫其說者。君獨悉力標駁參伍。毫釐同異。要於融而聯之。以上究六經之旨。而成一家之說。若小戴書。則既有端緒矣。未幾而遂卒。自君居劇曹。與家居治經。亦時以餘力作爲詩文。蓋君爲人勁挺有精力。其志甚銳。而用心最苦。其試於世。則欲以才具功名自振。即使枯槁山澤。亦欲自託於經術。以靳於後世。有知我者。詩文雖瞻切可喜。然要非君志之所存也。顧其才既遭抑塞。而經術所著述。亦未克就。是以其所志者。若或靳之。而泯焉無傳。其非志之所存者。獨尙足以傳於世者。此余恐讀是編者。以爲是足以盡君也。故爲發君之平生。雖然。昔人謂容貌祿位。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書。然則書之傳者。亦往往祿位能動人者也。卽如世所傳經註百餘家者。雖其山澤之儒。祿位不顯。則以附於六經。與之並行。而人不能廢之。舍是而傳焉者寡矣。君旣不得顯於功名。而又不肯託於經術。彼其泯焉無傳者。則旣已矣。其所謂足傳於世者。亦焉可知其何如也哉。此余所以重悲君之志。而爲之言者。冀後世有因余言而知君者也。

文推尊水西之章奏及其經學願皆不傳而所傳者唯詩而詩又非其所長無窮慨惜之意
形諸言外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於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爲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則

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適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己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於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於余。叩以致

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己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夢夢末學。枝葉日繁。豈不堯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實是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尙何存。

先生文好說理其辨析甚微此文尤有精意

禮部郎中李君墓志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以讀書好禮望於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德庚午。始舉於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慚於速售。而

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平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於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眞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爲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鞠訊讞論間而已。爲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之靖約尤宜於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尙可以待。而公已決於去矣。於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爲嘉靖丁酉四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於進怯於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爲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於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進士之時者則爲難。蓋宦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於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柴柵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於園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於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汨沒於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欲。糲飯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於身者

薄。故繫於物者輕。繫於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攫之者少矣。而况於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弟。誡公於潞河。竊窺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爲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子忠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爲狀。請銘於予。於是知公爲尤詳。公孝弟修於其家。廉讓信乎其鄉。多出於人之所難。然公旣以恬退有聞。他可不具書也。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王。封安人。禮部員外郎諱皋之女。子四人。子忠。子誠。子欽。子良。子欽早卒。餘三子皆太學生。女二人。皆太學生。唐自明。鄉進士姚篚。孫男四人。開闔闔。開爲邑庠生。孫女四人。初公之生。母劉以產死。故公平生痛母最深。後諸子每欲爲公擇葬地。公輒泣然止之。曰。吾死必邇吾母。於是子忠等葬公於某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喪。潔者寡得。車彌多。舐彌下。如蠅集垢。撲不捨。泊然不繫。惟公者。衆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此也。

矩
嘉靖非令主。卽殺楊椒山先生者。公稱嘉靖爲治朝。殆亦畏其淫凶耶。然文之作止。甚有規矩。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陞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墓。而請文於余。余觀古者人臣。有崇勲殊閥。則上之人爲之贊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以彰其世美。若古江漢之詩。而子孫樹有勳閥。則亦歸美於其先。而爲之銘於彝器。以著於世。若古鐘鼎敦匱之銘。而詩與銘。又必託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文辭與功烈相炳耀不朽。今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者經營江漢之績。其樹碑勒銘。亦正與古鐘鼎之誼相應。而余雖管職太史。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爲詩與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至意。於是強爲之序。而銘之。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爲東甌襄武王諱和之弟。襄武以故人從高皇帝。起滁陽。下江東。舉甌閩蜀。北定中原。爲佐命首功。忠以諸弟給事幕下。摧鋒陷堅。與有勞績。累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榆林衛。再改邳州衛。忠生敏。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琥生公。自忠至公。凡五世。公貌魁岸。雅好文藝。習騎射。既授任。恭謹自將。嘗督餉運。廉平敏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選掌軍政。正德間。流賊爲患。淮以北諸郡騷動。公始屯兵於外。以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兵入城。與知州僇力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有騎至城下。呼曰。我從虜某也。願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爲去。曰。昨賊首劉六令諸營曰。邳無輕犯。邳帥謀勇。紀律整嚴。其下必有敢死用。

命者。遂宵遁。公辛苦四載。卒完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疏其功能。將擬擢用。甫四十。公卽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爲也。扁其軒曰白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振人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數百兩。時宦瑾法酷。度不能還。欲自斃。公爲賣產完之。劉馬莊賊起。公與千戶張虎。分兵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爲虎信地。公卽脫所披甲與之。比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以免。嘗以事之江東。聞史癡者能詩畫。善談諧。夜造其門。時盛暑。癡散髮披襟而出。握手懽甚。給之舟中。載至邳。數月而返。公本將家子。當其擐甲躍馬。鬚髯奮張。可謂雄勇。其興致所至。乃絕與騷人逸士號爲清狂者相類。若此。公卒。始都督爲儀真守備時。數以身搏賊。軍中服其膽勇。余亦素知其爲人。已亥歲。余赴京師。過邳。都督飲余沂水之曲。酒酣。余戲之曰。將軍得無有生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幸蒙國恩。更得待罪行間。敢不盡死。予益壯之。及海上捷至。以爲不負其志也。湯氏本鳳陽人。遠祖皆葬鳳陽。自忠以下。乃葬邳之半戈山。公從葬其兆。先是。天子續東甌之后。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功。嗚呼。其襄武之遺烈也哉。

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礪是崇。有弟曰忠。亦爵於武。是爲小宗。螯弧大纛。五世五傳。以及於公。保障於邳。有寇草竊。旣乘其墉。渠帥愕眙。曰有人焉。竟不敢攻。四十而退。逍遙文墨。牖下以終。緊公

有子。既生代公。而才且雄。分閫於真。遂移金山。賊無堅鋒。時維嘉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氛狼藉。海上諸城。晝閉不通。帝命都督。爾習於海。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鯢遂戮。都督之功。人亦有言。公侯數世。必復其終。在昔東甌。縛彼方氏。亦於海中。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是同。稽古有銘。勒此豐碑。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江漢。昭示無窮。

文純以氣行不病隱突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爲青陽知縣數月。有聲。而奔處士之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士喪僅三十五日。而處士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乃合葬於唐家村之原。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爲業。而處士治生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我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覩諸兒荷鋤攜筐。往來吾墓上。何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求地於湖之諸山。不得。及得。卜之處士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士嘗病幾死。會有相者過處士曰。翁相未死。勿憂也。已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士。例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

就選。然心獨念相者言。欲去處士。則不忍欲留。又難於爲言。而處士在布衣中。雅喜爲詩。又耽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台雁宕。訪赤城佳處。以爲快。於是坤卽婉謂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雁宕之游乎。兒一旦縮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得。何不令兒以此閒時奉大人往游其間。坤意姑欲以是緩行耳。於是處士揣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女立功名。幸始入仕。奈何以吾故趑趄。且吾欲往游卽自往耳。固不令女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如相者言。處士且死。猶張目咄嗟。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雁宕自恨。而坤亦自以不能堅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鳴噎。不自得。至是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爲狀來請銘。按狀處士諱遷。字于善。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溪也。處士爲人豐頰而髯。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可羈。然概其平生。亦少所出入於繩約。其面折人過。若硜硜不少讓。然善忍。或睚眦之。不爲報也。人亦竟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不業儒。然善談詩。翩然有逸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心算盈縮。無所爽。然未嘗以錐毛恡惜爲事。而割田以衣食其族之人。爲屋以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進士也。處士爲之破券若干金。妻李孺人有婦行。處士魁岸意氣。而孺人佐以和柔靜默。尤善處嫡妾間。掩瑕絕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崔太史子鍾銘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過翁墓。輒慷慨低回。

久之。嘆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游於地下。第爲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間嘗語坤曰。卽吾死。誰當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乎。處士喜曰。可矣。故其卒也。坤爲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谿。宋元間以治篾爲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沉其碗以爲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篾而家華溪。八傳至處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爲藏兮。赤城之墟。仙人所嬉兮。生也不得游於斯。死而魂氣之兮。

文跌宕有逸致中間用兩然字甚含蓄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錫之言孝悌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旣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永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諱鏗。字國和。號類樗山人。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爲邑諸生。治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案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嘉靖辛丑。卽家授南京都

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仕也。曰。吾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祿耶。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孝子公。一如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母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羣下不輕鞭呵。中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匕筯不出蔬豆之外。懼少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以意揣其寒溫飽飢。而時食衣之。使溺起坐。必君自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卽甚勞勩。亦不過乎煦愉抑搔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卽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當時。所謂功名顯榮。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君乃銳然自割於強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熱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無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尤所以爲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君爲人憫恤。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概。厲廉隅。不妄交游。不輕謁於有司。君旣自以詩書行誼。守爲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褒衣矩步。不問可知其爲君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卯。孫梁。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塔於榮進爲秦氏賀。而

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蓋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勗其後之人。

寫秦君之曲中親心。處能道人之所不能道。

莆田林氏先墓表

莆田林君華。述其先人之行。而請余爲之表於其墓曰。少而爲儒。老而投閒。其績文強記。推於士人。而好施善忍。著於鄉曲。自少孤獨。與母居。母或不懌。輒臥不食。則跪俯牀下。求親黨慰解。百方母懌。然後跪爲之起。母食然後食。是吾大父洗心公之行也。雖不爲儒生章句。然喜誦詩書。旁及簫管歌。曲。卜筮星曆之學。尤精。康節易數。而時諷其所爲擊壤詩。故其平生遇歡愉窮窮悲愁死生之變。以爲是數也。嗒然絕不以逆順生心。少遭母喪。哭之目盡腫。數至失明。後遭父喪。窆不能給。則躬負尸於牀。而鬻衣質屋。以供含襲。其後繼母寡居。而家又窶甚。滌穢襦縕之奉。有豐無缺。是吾父敬菴公之行也。寒煖飽飢。起居盥頽。事關舅姑者。以身任之。不以勞相遺。井汲甕燎。器滌衣浣。漿粟挑剝。家

之瑣細。事關妯娌者。以身先之。不以難相推。諸妯娌見其卑柔。或侮以非意。則善解遣之。復有煦濡
翕說者。又正色拒之。久之。諸妯娌皆服。而舅姑則益喜。是吾母周安人之行也。嗟乎。華不幸十三而
喪吾大父。十七而喪吾母。二十而喪吾父。空乏顛沛不能存。然思先人之義。卽以不忘溝壑自厲。嘗
乏食。竟日危坐讀易。或雪夜衣絺。覆草獨處。慷慨歌聲達旦。益奮激不改。以先人遺教。在不敢背也。
華自壬辰登第。至於今。十有四年。而任今職。所居官處患難。臨民益思砥礪名節。深以罔上殘下。冒
進壞道爲恥。以先人遺教。在不忍玷也。大懼先人之善。泯墜不紀。是以日夜悼心。惟君與華相知深。
敢以累君。華之請余文也。蓋在知鎮江之二年。余諾之。而未有以應也。後二年。御史奏華激變事。被
逮京師。華以書別余曰。苟君不遺余先人。而終賜之。華卽死瞑矣。華發鎮江。哭而送之。江者幾萬人。
擁傳車不能行。逮者愕眙且笑曰。是可以爲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辨。天子以爲直。而京師諸貴
人。亦多言華枉者。於是天子竟不深罪華。而罷爲民以歸。華於道遣其弟萃以書來曰。華誠不自意。
復奉先人丘墓。惟君所以嘉惠先人者。願終賜之。嗚呼。余於是益感涉世之難也。將爲簞簋。戒施。囑
咐。唯阿苞苴承迎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人。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鬼神。而且遺先人以惡名。將
爲矯世厲俗。捐私奉公。巖崖狷潔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人。甚者爲

世戮辱。以愛丘壠。是兩者不知其孰可也。以華之自處。固以謂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而貽先人以令名。然卒不免譴訶憎疾於人。既觸法矣。然猶得免僇辱。以奉先人丘壠。以不爲譴訶憎疾者所快。蓋非天子明聖至仁。保全善類。則不及此。故特爲紀之。以著於世。且使世之人知種德積行。雖壞坎其身。必發之於其子孫。如林氏之先人。秉道守正。雖遭罹讒疾。終獲保全如華者。以爲仁人志士之勸。其於世教未必無補云。

敍華之世德及其身之坎壈情真語摯是有功世道之文

彭翠岩處士墓表

古之人有書其人之墓者。必其知足以知其人者。而據其所傳聞書之。雖其當實。君子且以爲近誣。而況其不當實者乎。雖或知不足以知其人。而知其子弟。則爲之書其父兄者。今往往有之。然其不失實者。亦或少矣。自余稍知爲文。惟書人之墓。則尤不敢不謹。知不足以知其人。不敢書。雖或知其子弟。而亦不敢以書其父兄。今余既未足以知處士。而又未獲游於處士之子。郡推君。而特爲之書者。蓋郡推君之僚於余父也。最久而余父之知郡推君也。最深。則因余父以知郡推君之爲人。而因郡推君之所稱述者。以知處士之爲人。其亦庶乎可以不失實焉否也。按狀處

士諱顯。遵道其字。處士居常自言曰。拙可以勤補。而窘可以儉裕。故其俯拾仰取。凡所以家人生產之計。未嘗不出於勤。而其服食器具。凡其所以自奉。未嘗不出於儉。然至貧不能屋者。爲之屋。貸而不能償者。還其券。或遇賢士君子。其將迎而贈送之也。必恭其貌。而豐其儀。故士君子樂與之游。而鄉之人不病其爲纖嗇也。其更徭賦役。凡所以急公家之事者。先於所以謀其私。至於體其同室之休戚。通其有無。而孔懷其死喪。其所以爲其父母之子者。先於所以爲其子。處士旣自以不能讀書爲儒。而獨屬意於郡推君。郡推君之少也。擇師教之。而時督之曰。若賴祖父餘業。幸無飢寒。而不刻骨自植立。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嘉靖壬午。郡推君舉於鄉。處士且喜且督之曰。更志其大者可也。蓋郡推君述處士之行。大略如此。而余父爲余言郡推君之爲人。縮縮謹甚。其治獄多所貸舍。不以鍛鍊爲能。雖鞭楚常恐傷之。是殆有聞於處士長者之教乎。余是以因余父以知郡推公。因郡推公以知處士。而爲之記之也。處士祖希載。父德甫。自處士祖父而上。皆不仕。而處士有子澄。始舉於鄉。今爲永州府推官。配晏孺人。狀以爲安祥雍肅。能助處士之不逮者也。子三人。長卽澄。次渾。太學生。皆晏出也。次深。側出也。孫男六人。天祿。天初。天視。天祐。而天祿。天初。天祐皆邑庠生。天視太學生。其二也。幼未名。處士卒於嘉靖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三。晏孺人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九。至嘉靖丙

申十一月日。始合葬於萬載縣北九子石之崗。處士系出宋待制忠肅公龜年之後。世居臨江之清江。至六世祖始徙袁之萬載城東。而翁又構別業於城北龍溪之澚。龍溪迤南有岩積翠。作亭其上。而自號曰翠岩處士。余因爲之表曰。是維翠岩處士之墓云。

入手示鄭重不苟表人之墓。繼乃引其父之言以實之。末段猶照應及之精神甚完結。

李宜人傳

余讀同年友羅君洪先所爲述其先人副使雙泉公與李宜人行事。爲之慨然而嘆。蓋嘆吏之漬於墨。而潰其防也。然而潔志好脩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而耽於飾。牀第之言昵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於此。卽有能免於此。而或窺罅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於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往往壞名而失志。以至於敗。可憐也已。故內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內有交偏之譖。則外有終窶之怨。言所自者微也。雙泉公固潔志好脩。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蓋亦多焉。雙泉始以諸生游學於白河。雙泉產故窶。而旅中益無以爲資。宜人匍匐憔悴。以佐朝夕之急。然此猶迫於無可奈何。至如雙泉舉進士。由兵曹郎歷鎮江淮安兩郡守。官尊而俸入多。人謂宜人有遭矣。而此兩郡。又夾江淮之衝。漁鹽米穀。重裝大

賈之贐。多見可欲。以是吏於茲者。潔志好脩之士尤少。而肥家以去者爲多。與所謂窺鑠而陰入之賂者。亦時時有焉。故爲吏人妻者。不匿於肥家之公橐。則匿於窺鑠之私賂矣。雙泉爲此兩郡守。其所入既不足以肥其妻子。而宜人亦小心奉約束。惟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歸。宜人篋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置者。雙泉爲兵曹郎。是時奄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瑾銜之。數使人伺雙泉。雙泉於是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戶爨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攜女奴日往後圃。掘野蔬而食之。雙泉既廉不受錢。又往往割俸錢以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宜人於是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幘。而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錦桂釧金。纍然宜人既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往逡巡席間。諸寮婦以爲苦也。更密勸以賂。宜人矍然曰。若不知吾夫耶。且吾安得聞此言。諸寮婦因竊嘆笑。已而女賸有私獻金器飾者。蓋乘雙泉所不覺也。宜人痛呵絕之曰。若不知吾夫耶。諸寮婦至是始赧然以賂爲恥焉。嗚呼。使爲吏人妻者。盡如宜人。則安有所謂牀第之言。與窺鑠以敗其夫者。卽有然者。使其盡得見宜人之事。安知不有赧然恥如諸寮婦者乎。此余之所深歎也。宜人故長史李勳之女。歸雙泉若干年。以卒。有子一人。而妾所生子二人。

其女二人。則皆出於妾。宜人子獨洪先耳。宜人均而字之。尤善處嫡妾之間。兩妾中。其少者柔婉自媚於宜人。宜人愛而撫之。其長者故窮。宜人然弗爲較也。第拊心自泣而已。亦不以言於雙泉。後雙泉自知。而欲督過之。宜人曲爲救解。乃已。其或雙泉自以他事督過此兩人。宜人曲爲救解。乃已。此在宜人。不爲奇。然亦人所難者。宜人既卒。洪先以書屬余。使爲之傳。余於交游中。雅慕洪先。洪先凝重醇慤。其志必欲爲古人而後止。可以觀雙泉與宜人之教也。而宜人之事。有足係世風者。故余掇其一二大者著於篇。而又以志余之所感云。

有宜人之賢。自有洪先爲其子。蓋陶歐之亞也。文敘宜人讀之。似無一字虛飾。至云牽於愛。而有不忍之心。則霍光正坐此病耳。

鴈訓

執徐之歲。有鴈集於願舍人第。舍人簞之。得小過焉。其繇曰。飛鳥遺之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則瞻華公子在焉。公子謂先生曰。鄙人聞之。人事占幾。天事占符。幾罔舛。而能垢。符罔闕。而弗彰。蓋昔者玄鳥集載。黃雀投環。游龜像紐。墜鵲化印。斯瑞眇乎瑣哉。然猶薦紳動色。焜焜耀耀。若天授幽契。而神界祕寶焉者。矧夫鴈抱陽背陰。羽蟲最靈者也。迺今歛翮戢翼。翩然來賓。斯亦異

矣。於舍人何所當焉。願先生爲舍人鋪張而揚摧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可乎哉。可乎哉。請撫僕所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杜陽黍。秦粟吳粳。芬馨狼藉。穰穰滿腔。爾乃呼儔命侶。唆喋蹂踐。一飽恆餘。羣啗每饜。此蓋飲食之至樂也。舍人嘗羹內饗。割肉大官。滑脆腥膻。溢腹盈瀆。若是何如。公子曰。夫繁稻梁之謀者。忘冥冥之志。沈豢養之適者。違性命之和。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願聞其他。

先生曰。文獸眎皮。珍禽辨羽。爾乃披黼戴黻。純綬雜繒。織毳似鬢。溫氎方綈。飢猱翎翹。翔翽差池。濯冷波以修容。颺輕颺而整儀。若夫東海獻朱。上林呈白。匪恆理之所窺。亦云極態而盡飾。於是使鸛鵲羞綠。山雞讓錦。此蓋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綰銀垂黃。錯以絺藻。顧步流暉。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服者。特以殊等威。別上下而已。非以爲侈榮極觀也。且令聞被躬。安事文繡哉。先生曰。鬱埜茂林。平皋廣澤。爵羅無所。安施增綴。爾迺頡之頡之。翔而後集。轂雲霄之勁翰。指天地以假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豈比夫鸛鵲踰踰乎榆枋。鸛鵲卑棲於簾廡者哉。此蓋居處之至適也。舍人待詔石渠之庭。侍直承明之闥。栖遲雲陛。偃仰華棖。若是何如。公子曰。儒者以禮義爲安居。未聞文軒夏屋之爲快也。且夫東方朔陸沉。金馬奚足道哉。

先生曰。神韻作書。實始鳥跡。而鴈以字稱焉。觀其隊矯朋黨。翕級糾紛。一從一橫。乍合乍分。既錯落。

而。成。點。亦。聯。綴。而。爲。畫。拂。素。霓。以。施。鉛。依。玄。霞。以。和。墨。於。是。掩。蜎。蚪。之。奇。形。奪。蝸。蜒。之。巧。篆。此。蓋。法。象。之。至。章。也。舍。人。搦。碧。玉。之。管。操。文。犀。之。觚。斯。籀。是。摹。鍾。王。爲。徒。若。是。何。如。公。子。曰。書。者。六。藝。之。一。耳。且。夫。餘。墨。成。池。敝。穎。成。塚。固。已。勤。矣。無。迺。非。古。人。所。游。藝。者。哉。

先生曰。秋空沆瀣。金波皎晶。川原窈窕。百籟收聲。爾迺揚吭鼓頰。載飛載鳴。闕嘶嗑嗜。嘹唳呬軋。或趁羣而響駛。或候侶而聲遲。或雙呼而離離。或單噉而悽悽。或中斷而更續。比律呂之相諧。於是鶴鶴爲之罷喉。鵠鳴爲之噤舌。鴈旅聞之而遐思。離妻聞之而於邑。此蓋聲音之至極也。舍人擅中吳之逸韻。汎下里之煩吟。攤篇掄句。鉤玉鏘金。若是何如。公子曰。歌賦尙矣。然雕蟲篆刻。哲人刺焉。願先生少益其說也。

先生曰。積石草腓。交河凍合。峨峨層冰。皚皚疊雪。爾迺審圓方之圖闢。謝坎維而向離服。匪垂翅於寒門。爰唏羽於陽谷。異往來於玄鳥。類屈伸於尺蠖。此蓋消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焉豹隱吳門。迺今遘休際昌。連茹彙征。以應鴻漸。豈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子迺俛首深思而未答也。先生遂推而進之曰。夫鴈有六德焉。知時寒燠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劑而不爽者。信也。銜蘆以避弋。慎也。締偶不亂者。介也。能羣者。仁也。羣而有序者。禮也。舍人備姤葆真。襲華振若。蓄茲六德。協於禎祥。若是

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然而嘆曰。嘻。吁。休哉。夫晰萬物之精者。不以通塞異觀。究天人之際者。不以幻化眩見。故履幾莫如謙。謙承符莫如兢。兢謙者。人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來鴈之爲瑞也。蓋亦主人之自求多福哉。詎不閎哉。彼諦圖測。謀以覬靈者。末矣。於是舍人再拜謝先生。先生乃去。

此等文明七子之所喜也。荆川生於明代。未能免俗。故亦偶爲之。若望溪則萬萬不爲者也。卽震川集亦未見有此。然雖華瞻而歸本六德。不失漢人之旨要。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嘉靖戊申秋七月二十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褚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癢技於獫狫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於狹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壚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遁。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

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尋常泛舟之遊。忽觸思古解經之意。不惟新特。而亦發前人之所未發。

書瘞枯骨志碑陰

始余與褚生之欲瘞枯骨也。蓋偶有感於所見。而未暇徧所不及見也。偶盡一二人之力所能及。以無歉乎此心之所感。而非有意於人之我同也。偶以河壩不毛之隙地。可以瘞焉。而非有擇於其地也。已而朋輩聞是舉者。競出錢相助。而褚生父怡閒翁。又以河壩地卑溼逼水。非所以棲骨。乃割菜地之一隅以瘞之。於是城旁枯骨。得盡瘞焉。而又得高燥地。以免於後日水嚙之患。嗚呼。此可見惻隱怵惕。人人所同。惟無所感。而亦無爲之倡者耳。使義舉更有大於此者。而有人焉倡之。人其有不翕然而趨之若是者哉。君子是以知善俗之有機也。因書出錢人姓名於碑陰。而附著其說云。

書錢遇齋高尙卷

予自爲編修罷歸。是時邑中士大夫謝事而居者十數人。此十數人者。里閭丘壑。遨遊燕笑之歡。日相聚也。彬彬乎有佚老之遺焉。而余適以罷歸。得廁其間。時時從諸君子游。相與爲樂。然諸君子多

以久宦致通顯。而余亦逡巡郎署者數年而後歸。獨遇齋始挂仕籍。不赴官。卽解去。遇齋解官既先於諸君子。而年又最高。於是諸君子相與推而尊之。至相率爲詩歌以贈。而題其卷首曰高尚。其意若有羨於遇齋。而歎然以爲不可及者。夫諸君子旣已與遇齋同其所樂而無間矣。顧若有羨於彼。而不可及者何也。夫士大夫馳騁於功名之門。而逍遙乎泉石之娛。使兩者各據其方。而不相爲謀。則莫不皆自以爲快意。然至課其盈虧倚伏之數。則泉石之士。或病其枯槁。而功名之士。至以爲頭顱可知。自悔而無所及。方遇齋之抱利器而不售。以至於老也。則諸君子亦或未始不悲其窮。然諸君子之出而用於世也。雖無窮愁抑塞之患。然而偃偻趨起。日疲乎其形。寵辱譽毀。日闕乎其心者。宜亦不少矣。如是者十數年。或三四十年。而後得與遇齋同其樂於此。譬如賈人歲歲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旣抵於岸。而得晏然。當此之時。亦未有不笑其稅駕之晚者矣。而奚啻有羨於遇齋而已歟。然則功名之門。此遇齋之所不能與諸君子爭焉者也。而泉石之娛。此遇齋所以不易其樂。而諸君子能同之於終。不能同之於始者也。易不云乎。壯趾則凶。遯尾則厲。蓋言進而趨時者。利於後。退而息機者。利於先也。諸君子之退而息機也。比之遇齋則已後矣。矧余又誤不自量。始弱冠而已得官。未概其根。而繁其葉。又逡巡其間。不早自解去。則是諸君子之中。其不爲遯尾者。莫如愚齋。其

爲壯趾者莫如余也。余退則旣後於愚齋。其進也又不幸而早於諸君子。噫嘻幾何而不爲凶與厲之萃也歟。然猶幸得罷歸。以與諸君子相從於泉石之間。雖高尙之風不可以冀矣。然莊生所謂櫟櫟以不材得全。余今亦庶幾焉耳。

詞近遜遜而時含牢騷之氣。惟其曲折宛轉處。自是方家筆墨。

祭萬古齋文

庚寅之歲。余客陽羨。公來顧余。實始識面。識面之初。遂以知心。朱絃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何人。自知疎鹵。豈足裨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水曲山竊。攜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啾。流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奇文共賞。疑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飡相逢。忽焉日昃。余有所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公命家人。爲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爲客。綢繆往復。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桐廬。余赴官寮。心豈不邇。其地則遙。逮公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傷。古有蔡朱。尙期白首。賴公劇礪。公不我留。忽焉厭世。屬纊以前。神氣清晶。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荆溪山水。昔陪公游。余今復來。愴公其休。

死生常理。抑又何怪。不敢負公。恃此心在。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寗窆在茲。舉我觴奠。敘往悵今。公其我鑒。

深情若揭祭文能品

明史唐順之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戶科給事中。父寶。永州知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治貫羣籍。年三十二。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張璉疾翰林。出諸吉士爲他曹。獨欲留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爲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疾告。璉持其疏不下。有言順之欲遠璉者。璉發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至十八年。選宮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倭躡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免喪。召爲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出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以下俱貶秩。尋命往南畿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沈其舟十三。擢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聞賊犯江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

之姚家蕩。賊窘退巢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瞰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鎧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陣。賊搆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鎧顯懼失利。固要順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李遂改官南京。卽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順之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爲遂等所滅。淮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訃聞。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賜祭。順之以勞得賜葬云。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釋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爲古文。泔洋紆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扉爲牀。不飾裯褥。又聞良知說於王畿。閉戶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華薦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崇禎中。追謚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學聞。

古文辭類纂選本

上編各五册
下編七角

林琴南先生評選

桐城姚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久已風行海內。今得林琴南先生古文辭類纂選本。既萃其精華。而於文之脈絡、筋節、起伏、照應。又備論於各篇之後。其點醒處。能令讀者豁然意解。指示古文門徑。無以加此。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又(792)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林氏選評 名家文集 唐荆川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蕪湖 安慶 蘇州 南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三七八七分

